

流鐵

(本俗通)

編改 文 周

版出店書華新東華



鐵

流 (通俗本)

周
文
改
編

華東新華書店出版

元
角
分
五
角
分
五
角
分

五
角
分

鐵流（通俗本）

編者 周文

出版者 華東新華書店總店

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三版

二〇〇一——一〇〇〇〇

翻版的序

這本『鐵流』大衆本，是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編成的。用的筆名是何鐵天。在上海光華書局出版。這本書，是『左翼作家聯盟』的『大衆文學委員會』編印的『大衆文藝叢書』的第二本。第一本是『息滅』大衆本，也是我編的。可是這兩本書剛剛出版，就被禁止了。現在相隔了八年，早已在世界上面越跡，我就把它拿來重新出版。

關於這本書，還得說兩點：第一、這『鐵流』是蘇聯作家綏拉菲莫維支著的，曹靖華先生翻譯成中文，全書大約有十幾萬字，我這個大衆本是根據曹靖華先生的譯本編的，縮寫成三萬字光景，只是把『鐵流』的故事傳達出來，不過，書中所有緊要的地方，我都是盡量編下來的；第二、這『鐵流』，寫的是二十三年前蘇聯古班的農民、水兵、和手工工人，參加十月革命的故事。從這個故事裏面，我們可以看見蘇聯當時的革命，是怎樣的克服了困難，怎樣的從艱苦奮鬥當中鍛鍊出來，長大起來。也從這個故事，我們又可以想到今天的蘇聯，它的成爲世界上最幸福、最強大的國家，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，而是從艱苦奮鬥當中得來的。我們今天正

在抗戰，正在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時候，看了這樣的故事，使我們想想從前曾經經過的艱苦奮鬥的情形，想想目前正在過着的艱苦奮鬥的生活，是有很大益處的。

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周文寫於延安楊家嶺

第一章

俄國的古班地方，有許多人是從烏克蘭搬來的哥薩克人，也有許多人是從哈爾省、葉加省等地搬來的人。不過哥薩克人到古班來的年代久一點，差不多數是地主。而另外一部份哥薩克人，和那些外鄉人，都是他們的佃農。其餘，光景稍為好點的，也不過是作一點手工業。天下的老鴉一般黑，到處的地主也同樣剝削人；所以外鄉人和哥薩克人常常衝突，結下了深仇大恨。哥薩克人罵他們是「奴才」，他們也回他一句「七豪」。自然，那些外鄉人當中也有發起財來的；發財的外鄉人，也就被發財的哥薩克人尊敬，他們也就擺起架子來，也罵那些窮的外鄉人是「奴才」。

在一千九百一十七年的時候，俄皇在土耳其地方，參加着帝國主義的戰爭，三丁抽一、五丁抽二的，把許多老百姓送上火線去當炮灰。在火線上當炮灰，哥薩克人和外鄉人也並不兩樣，可是那些外鄉人的貧農去當兵，上面一切都發給，從頭到腳都給他穿；而哥薩克一樣去當兵，却自己準備一切費用：買馬，裝鞍，服裝，武器，都要自己拿錢出來，於是就把家產化光了。於是哥薩克人當中，富的就越見其

官，窮的救越見其窮。於是就大家都憤恨了。於是哥薩克人就同外鄉人聯合起來了。於是就成千成萬的人擁擠着喊打倒戰爭了。於是土耳其戰線上的隊伍，也就像崩山一樣的退下來了。哥薩克的騎兵隊，外鄉人的步兵團，騎炮兵，都撤回了古班。水兵們也把兵艦炸沉在海底，跑來古班。還有些城裏的工人也跑來古班。大家都瘋狂似的，組織起蘇維埃政權來，於是就把軍官們的頸砍了下來，丟下河去了。

可是外鄉人一喊着分田地的時候，哥薩克人的臉色就變了。有些躲藏着的軍官也開始向哥薩克人煽動的說：「布爾塞維克要把田地通通交給外鄉人了，哥薩克人都去做佃戶了。這還成什麼世界呀！天翻地覆了！」

於是哥薩克人就組織起來了，又服從那些軍官們的指揮了。古班就都搭起了絞首架，開始屠殺那些外鄉人。從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三月，就一直鬧到八月間的時候。

八月間，成千成萬逃出來的勞苦大眾：有老漢們、娃娃們、婦女們、姑娘們、騎兵們、水兵們、步兵們、炮兵們，大家都驚慌的站在太陽下面，擠擠在一個大的原野上，開羣衆大會，討論着眼前的緊急問題。在那人山人海當中，擁擠了馬車、貨車、炮車、兩輪車，擠滿了一切一切奇奇怪怪的傢具，和奇奇怪怪的東西。

在磨子跟前，擠着些團長們、營長們、連長們、參謀長們。他們都是理髮匠、小木匠一類出身的。他們是兵士自己選出來的隊長。還有一些是來附和革命的軍官

。這回，一般農民、士兵，一般勞苦大眾，眼看着哥薩克的大屠殺，就都同他們出來逃難，已經一星期了。但是哥薩克的屠殺還沒有停止。大家都在這驚慌、恐懼和絕望當中，對這些長官們起了憤恨。大家都覺得死期就在眼前，但是大家都沒有一點辦法。長官們只要說一聲，同志們，我們想想辦法罷，大家的罵聲就更其噪雜起來，千萬隻手，像森林般舉了起來亂揮着。士兵們也就搖着帶刺刀的槍亂罵：『都是你們把我們弄來的，可是現在把我們弄到那裏去呀！』

於是羣衆就吼着潮水般的聲音說：『出賣了！』

這時候，隊長郭如鶴，站在磨子跟前。他是一個矮個子。他的頸巴子和下巴骨，像鐵的顏色一樣。他咬緊着牙關，悲愁的望着衆人。一個高個子的水兵，蹲着上了刺刀的步槍，從人叢中罵着，擠到他的跟前。

郭如鶴不慌不忙，鎮靜的用着烏克蘭話叫喊起來：『同志們！難道我們不是同大家一起流過血的嗎？難道不是你們自己舉我當長官的嗎？』

那水兵怒吼了：『我認得你是帶過金肩章的。』

郭如鶴就說：『難道金肩章是我自己找來的嗎？難道我不是在土耳其戰線上把長官殺死的嗎？難道我不是同你們一起打過地的嗎？』

於是許多人就喊：『對的，對的，是我們的！』

但是那水兵像沒有聽見似的，把槍尖向郭如鶴刺去。一個站在郭如鶴左邊的赤

騎漢子，用刀向那水兵的手肘一撞，刺刀就一偏，就刺進右邊的一個年青營長的肚子裏去了。於是人聲都驚叫起來。長官們都掏出各人的手槍。於是人們又是一陣的奔跑，混亂，大家亂撞着，亂踏着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從原野的遠處，一匹黑馬飛奔前來，馬背上馱着一個鮮血淋淋的屍體。大家都一下子停止了混亂，把頭轉了過來。只見那黑馬的後面，又追來一個騎馬的鬍子老漢。黑馬跑到人叢當中，把背上的屍體拋下地來的時候，那鬍子老漢就滾鞍下馬，抱着死尸痛哭。大家在這時候，都感着悲慘和緊張。那老漢哭了一陣，站起來叫了：『哥薩克，軍官們，都反叛了！他們只要看見外鄉人，不管是老頭子、老婆子，都用刀砍、槍斃、絞殺。他們說，我們通通都是布爾塞維克。當兵的就吊死在樹子上。唉，大家都完了！』他把話說完，把兩隻手舉起，瘋狂的望着衆人，終於又跳上馬背亂跑去了。

郭如鶴這時候張開那鐵一樣的嘴巴，慢吞吞的說：『同志們！看見了嗎？』衆人都悲憤的回答：『我們不是瞎子。』

郭如鶴就說下去了：『同志們！我們都看見，前後都是死了！哥薩克們或許今天夜裏就來殺我們的。可是我們沒有一個步哨，沒有人來指揮。我們要退却才行的。我們只有改編軍隊，選舉隊長，還要有鐵的紀律，才能够殺出一條血路，去追趕我們的主力軍。在那兒才可以得到救援。』他停了一下，望望衆人，又才問道：

『都同意嗎？』

這時候，人山人海都吼出一聲：『同意！』

但是一個八字鬚的漢子，却大聲說：『那末我們往哪兒去？絕路啊！哥薩克也不是野獸。毛古村有五十個人把槍彈都繳了，哥薩克並不會動他們一根頭髮。他們現在却在種地呢。』

於是衆人都憤怒的叫起來了：『那些投降的都是土豪！……你去跟哥薩克的屁股吧！……去給哥薩克種地嗎？又去挨哥薩克的鞭子嗎？……媽的，打死他！他想出賣我們！』

郭如鶴等到大家稍爲靜了一下，就提出選舉總指揮的問題來了。大家都知道，不錯，總指揮是非常重要的。舉哪個？

『郭如鶴！』誰這樣叫了一聲。大家都明白，不錯，郭如鶴是不錯的。大家就附和了。都舉起手來贊成。

郭如鶴向大家行了個舉手禮，就向着那個死尸跟前走去，脫下破草帽。大家都跟着他站在尸首跟前，把帽子脫了下來。他就舉着沙沙的聲音說：『來，敬心敬意來埋葬我們的同志。』

有一個老婆子，名叫郭必諾，突然哭了起來，於是所有的女人們也都哭起來了。幾個漢子把那兩個死尸，抬了起來，走在前面，羣衆都在後面跟着。一會兒都就

沙傑沙氣的唱了起來：

『你犧牲在命定的鬥爭裏，

對人民的愛，

把你所使的通通獻給它了，

專制行將崩壞，人民將要起來……』

大家越唱越感著興奮，都覺得有一種偉大的力量，在每個人的身上流動。彷彿在這裏的一切都是像骨肉一樣的親密，都是最接近的。好像大家都是生在這一塊，也都得死在這裏似的。

握好兩個墳墓的時候，郭知鶴又脫下帽子來說：『同志們！我們的同志死了！我們應當向死者敬禮。但是，他們是為什麼死了的呢？他們不是爲了蘇維埃政權死了的嗎？是的，同志們，蘇維埃俄羅斯是不死的，是和宇宙共存的。在俄國是勞農政權，一切都會組織好的。現在是，那些軍閥們，地主們，資本家們，都來閉攻我們來了。但是我們是死也不投降的。同志們，我們大家來向我們死了的同志發誓，我們誓讓蘇維埃政權！』千萬的羣衆都又跟着脫下帽子來，舉起手來喊：『我們讓蘇維埃政權！！』

天黑下來了。女人們又痛哭了一番。

第二章

郭如鵠是一個僱農的兒子。他在六歲的時候，就限人家當牧童。後來在一家鋪子裏當學徒，才慢慢的學認些字。後來當兵，在土耳其戰線上，他成了一個最好的機關槍手。因為他很勇敢，部隊曾經把他送進准尉學校裏去。但是不管他怎樣克苦用功，結果還是不及格。教官和士官候補生們，都向他嘲笑：『哼！莊家漢也想當軍官呢！多麼蠢的蠢貨！』他聽見這些話，就非常憤恨。但是他不作聲，只咬着牙關，皺着眉頭。終於成績不好，學校就把他送回本國去了。他又上火線，又當機關槍手，一排一排的人又在他的機關槍下面倒下，他有了功勞，於是又把他送進准尉學校去了。他被送進准尉學校，前後一共三次，但是都不及格。他和那些軍官學生，一點也合不來。後來又在那些軍官們的辱罵和嘲笑聲中，派回本國去了。那時候，由司令部來的公文上憤激的說道：軍官損失得太多了，放他做准尉吧。因此，一對金肩章就掛在他的肩膀上，金晃晃的。可是，這一下子，倒使他覺得孤獨了。那些和他最親近的農民們、士兵們，都因為那肩章的界限，把他們隔開了。而在軍官們的一方面，他是和他們合不來的，而他們也非常討厭他。他於是憤恨，憎惡。一

直到三月間，七兵們從土耳其戰線上，喊着『打倒戰爭』的口號，拖下來的時候，他這才覺得那肩章使他成了工人農民士兵們的死對頭。他憤恨，他把肩章撕去。當他回家的時候，正鬧得天翻地覆。哥薩克人同外鄉人都互相擁抱着喊口號，捉着軍官就殺。可是一到分哥薩克的田地的時候，有錢的哥薩克又通通都反叛了，又和軍官們勾結在一起，來屠殺這些外鄉人。郭如鶴也是外鄉人當中的一個，雖是過去曾經當過軍官，但是他為大衆勇敢服務的精神，已經為大衆所知道。所以他這回被舉爲了總指揮。

他在當天晚上，同所有的指揮官們，計劃着軍事行動。在洋鐵燈的光下，他動着鐵樣的下巴說道：『我們一定要死在這裏的：作戰的命令一道也不執行。哥薩克的屠殺，難道沒有看見嗎？』

一個指揮官皺眉說：『對士兵沒有辦法。哼，屎不脹到肛門，他們是不會拉褲子的。』郭如鶴道：『哪裏還沒眼到肛門啦！』忽然，拍啦！在很遠的地方發現了槍聲。大家的心都一下子緊張起來。可是大家依然伏在一張大桌子上，用手指在地圖上劃來劃去，研究着地形。指來指去反正是一樣：左邊是海，右邊是敵人駐紮的村鎮，下面是通不過的高山。哼，退到哪兒去？

郭如鶴望着地圖說：『這是很明白的，只有打到聖十字去，由那兒再到俄國去。』

一個指揮官說：『好聰明的頭腦！沒有子彈，你怎麼能夠通過暴動了的全古班，而到聖十字？』

郭如鶴說：『可是我說要到我們主力軍那兒去。』

另一個指揮官也說：『可是你知道主力軍在那兒？』

郭如鶴說：『我說是要佔領沃路，到那兒，好等俄國派來的援軍。』

這時候，坐在郭如鶴對面的一位指揮官，帶着一副老革命家的神氣說：『同志！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移動軍隊，簡直是送死。我們必須要改編軍隊。那幾千幾萬的難民和車馬，簡直把我們的手腳，都束縛着了。我們一定要他們離開部隊！部隊應當完全自由，應當沒有牽掛的下命令。應當這樣命令他們：『在村上停留兩天，以備改編。』』他的意思好像是說：『你姓郭的懂得什麼軍事學！為什麼羣衆不選我呢？盲目的羣衆！』

郭如鶴用那鋪鐵一般的聲音說：『你想要怎麼？每個士兵的父母妻子都在輻重車上，難道把他們拋棄麼？如果我們坐在這裏等，那只有把我們殺光了。我們要走，走，走。明天出發，決定去追趕我們的主力軍。』他說到那『走，走，走』的時候，臉上表示着鐵一般的堅決。

第三章

在白夫哭了一陣的老婆子郭必諾，今晚上怎麼也睡不着。這處是響着斷斷續續的槍聲。天又是這麼的黑暗。滿地都是亂七八糟的鎗心與民，亂七八糟的堆着軍馬和傢具。一切都是混亂，一切都是不安。這內女兒名叫安加是躺在旁邊的。安加有一個愛人正在和安加談話。這愛人走過老婆子身邊的時候，老婆子又抬起頭來，坐在車上，無精打采的說：「喂，你看着，布爾塞維克在想些什麼呢？一切財產都丟了呵！當我嫁給這老頭子的時候，我的媽，肯以我說：哪，把這火壺給你，你要好好的保護它，就好像保護你的眼睛一樣；你死了的時候，就把它傳給你的子孫們。我是打算在安加出嫁的時候，就把它給她的，可是現在通通都丟了。一切的牲口都丟了。蘇俄政府在幹些什麼呢？讓這樣的政府同我的火壺一起死亡吧。都說只出來逃三天，逃三天，可是已經一星期了。對我們一幫事情都不能夠辦，這算什麼蘇俄埃政府。唉，我的天，那哥薩克的刀子呵！……」

安加的愛人，想起剛才安加拿着一把小刀子向他講的話：「哥薩克裏是來了，我就嘆自盡的。」現在又看見郭必諾這樣的傷心，心頭也一下子發酸起來。但是他

馬上又忍着說：「唉，老太婆，傷心什麼呢！你再傷心，東西也不會回來的。」

但是郭老婆子仍然傷心着。她半世的生活，像影子一般的跟着她——真是艱苦。兩個兒子在土耳其戰線上打死了；兩個孫子在這部隊裏帶槍。老頭子在車廂下打着野驢。至於安加呢，靜悄悄的躺在那裏。唉，六十歲了。無論老頭子，無論兒子們，受苦記書簿都算斷了。可是替誰受苦？不是替哥薩克，替將軍，替軍官們受苦嗎？一切田地不是都在他們的手裏嗎？可是外鄉人呢，簡直同狗一樣，唉，真傷心呵！

她又躺了下去，還是睡不着。於是又想道：「布爾塞維克不信神——可是怎麼呢？可是他們自己知道，該怎麼辦：來了，一下子通通都把它破壞了。軍官、地主都快樂的滾開了。上帝呵！保護他們吧，雖然他們不信神的話。他總是自己人，不是整子。他們不是爲着人民嗎？他們才一到就叫着：土地，把土地交還給人民，叫人民爲自己種地，不要爲哥薩克種地。人是很好的，可是我們的大壘呢？我們的家呢？」她又傷心起來了。這時候，安加的愛人已經揹起槍離開她回鄉去了。誰也沒工夫來理她。在這樣的一個曠野當中，只聽見男人們的野聲，母親們的逗小孩子聲，馬吃草料聲，牛打噴嚏聲，步哨上的喊口令聲。

第四章

天剛剛亮了的時侯，敵人忽然進攻了來。步槍，機關槍，大炮，拍拍拍，轟隆轟隆，連珠似的掃射過來，火珠落到地上，地上就騰起一陣烟霧和塵土。難民們都慌亂起來，都像害熱病似的，趕快套馬車，用鞭子抽着馬，成千成萬的人向着橋頭擁去。人太多，橋塞着了。大家都擠不過去。女人們在絕望的叫喊。到處都是悲慘的聲音。混亂，混亂，一切都在混亂。

郭如鶴坐在房子的前面。他的面孔沉靜發貞。不斷的有人跑來，給他送來戰鬥情況的報告，副官和傳令兵們，都準備妥當的站在他旁邊。每回來的報告，他都這樣回答：『叫他們賣電子彈，只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才用它。』

他現在的心裏已經感着痛快，因為昨天還是亂七八糟的隊伍，今天却是那樣英勇打仗；那些官長們，昨天晚上還帶着輕視他的態度，而現在都服從他，執行他的命令。

一會兒，幾個兵士帶着一個哥薩克放回來的弟兄。他的鼻子、耳朵、舌頭，都被哥薩克割掉。用他的血在他的肚皮上寫着這樣的幾個字：『對你們的一切人，都

這樣對待，你媽的！」

郭如鶴正要說出什麼，忽然後方來報，說是難民們在橋邊打起來了。郭如鶴沉着鐵臉，飛奔前去，喊住他們。難民們哪裏肯聽，都舉起木棒向他撲來。郭如鶴轉身就跑，叫副官把機關槍拿來。難民們、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仍然緊緊跟着。口裏喊着打死這些耶穌的叛徒。郭如鶴只好把機關槍開了起來。從他們的頭頂上掃射過去。等到把大家嚇退的時候郭如鶴才大罵起來。叫把橋上解不開的馬車，都丟下河去。大家都就聽從了。然後叫一排兵士監視着，一個一個的放過橋去。

在前方，哥薩克越逼越近了。在烟霧當中，可以聽見對面敵人的酒氣。突然間，從前面幾丈遠的樹林子背後，跳出一個哥薩克來吼着：「你媽的，你不是何慕甲麼，你媽的，勾結布爾塞維克當土匪！」

何慕甲認的罵他的是王甲，也從散兵線跳了出去喊道：「你媽的，你才是土匪！你是地主們的走狗！」

兩個就丟了槍，揮着拳頭，挽着打了起來。他們都是同一條街上的人。兩擺在小孩子的時候，還在一塊兒騎着竹馬，一塊兒唱着烏克蘭歌；並且一塊兒在戰線上打過土耳其人，可是現在呢？現在大家都成了敵人，都不客氣的決個你死我活。何慕甲一拳朝王甲臉上打去，王甲馬上就變成了獨眼龍。樹林那邊的哥薩克們，通通都醉醺醺的，丟了槍跳了出來，口裏祖宗三代的混罵着。於是這邊的散兵線的戰士

們，也都放下槍枝，舉起拳頭，迎了上去。大家扯做一團，打翻在地，只聽的卜通卜通的拳頭聲。鼻子眼睛濺着鮮血。都恨不得就運一舉頭，就結果了這剝人皮榨人血汗的敵人。大家打得天昏地黑，有的打昏亂了連自己的弟兄都不認得了。一直打到看不清楚，才互相丟手，在暗中摸着自己的槍枝，各自回隊。

郭如鶴帶着部隊，走過河去，就把橋燒了，輛重車走在前面，兵士們走在後面。他們這個人瞞着眼睛，那個人瞞着鼻子，臉上露着血塊。但口裏還是高聲興興的走着講着，都沒有想到在那裏扭着打的時候，爲什麼不用刀刺，不用槍殺，却要用拳頭亂幹。在村上捉着了四個哥薩克人，大家就在路上查審問起來。一哥薩克醉醺醺的說：「軍官到我們村上的時候，軍官就叫我們站起隊來說：如果你們把鄉村佔領了，就給你們燒酒喝。可是我們真先喝了酒才幹。於是就給我們每人兩瓶，我們就喝了。我們就接上火線來了。……」

幾個兵士就罵了起來。有一個想衝上去，給哥薩克一個教訓，可是其他的人把他擋着了。他們就在轉彎的地方，把他們四個，一齊送回了老家。

部隊混戰回走了，分不出團、營、連，沒有一個人想到危險，沒有一個人想到敵人正在後方仔細地跟着追來。也沒有一個人想到長官來。如果非要組織他們一下，就會馬上罵得你血淋頭，把官往肩上一扛，楞起眼睛說：「這已經不是早帝時候，隨你們長官來管理的呵！」因此，郭如鶴覺得有些着急，他想：「要是哥薩克攻

過來的話，大家都會死在馬刀下的！」他想起昨天晚上大家一看見死，都就相親相愛的歸隊的；但是這回能不能夠來得及呢？於是他就希望快一點有個什麼聲響傳來。

隊伍走到最後一個村子的時候，大山橫在了面前。村子裏面是異常的混亂，叫喊，哭泣，部隊散亂的；村子那邊是槍聲，炮聲，不斷的轟擊。史莫洛也是一個指揮官，已經帶着他自己的部隊和難民也來了。其他的部隊和難民，也連續不斷的來着。加上郭如鶴的部隊和難民，就形成更大更混亂的一團了。指揮官們時時在開會，但是說來說去，誰也不曉得下一分鐘會發生什麼事情。郭如鶴彈着他的破草帽，發言了：『唯一的救星——是爬過山去，順着海，用急行軍的速度，繞道去同我們的主力軍結合起來。我現在就出發。』

史莫洛挺着寬大的胸膛，閃着濃黑的鬍子說：『你走，我就要對你開火。哼，敵人來了就跑！我們要爲了體面來防禦敵人，而不是脫逃！』

但是郭如鶴終於督着自己的部隊和難民，押着一切牛羊家畜，向着山上爬去了。

第五章

部隊和難民整天走着，整夜走着。天剛剛要亮的時候，大家順着山崖邊坐在原地休息一下。眼睛還來不及閉，天又亮了。於是大家又走動起來。

翻過了山，一望無邊的碧藍的大海，就橫在面前。海灣裏，停住德國的軍艦，和土耳其的水雷艇。大家都知道：現在什麼地方也逃不出去了：這邊是海，那邊是山，背後是哥薩克。除了前進是沒有路可以走了。先頭部隊從山腳環繞着城市，沿着狹窄的海岸轉彎過去了。後面的還在城邊，在山下挨一挨二的走着。

軍艦上的德國司令官馬上下令：叫這些來路不明的輜重、士兵、兒童、婦女，都立刻停止前進，把武器、草料、食糧，交出待命。可是大家沒有理，仍然無窮盡的走着，前進着。這可傷了德國司令官的威嚴了，立刻命令開炮。

路邊上的塵土被炮彈轟起來了。郭必諾的馬着了一個彈片就倒了。後面走來的人，就給她把馬拉開，車子也停在溝裏。郭必諾和安加哭着，在車子上隨手抓點東西，塞到別人的馬車上，就步行着走了。郭老頭子也從死馬身上把肚帶拉了下來就走。

軍艦上的第二次大炮又打來了，許多人和馬又在白色的稠霧當中倒了下去。一個正在母親懷裏吃着奶的孩子，也中了一塊炮彈碎片死了。母親哭着，用獸一般的聲音叫着。

可是軍艦上的炮，仍然不斷的轟着。一堆一堆的人和馬又倒在路邊上了。鮮血染着泥土。呻吟的聲音，哭喊的聲音，在各處鬧着。

第六章

部隊和難民，一分鐘都不停的向前走着。又從夜裏走到天亮。他們的臉色黃黃的像皮革一樣。滿身蒙着灰塵，滿身都是襤褸，像叫化子一樣。眼睛的周圍都現着黑圈。太陽西斜了，他們還是不停的走着。人都走得跛起來了。馬也停住了。於是就有人罵着說：『郭如鶴發瘋了！』

一個士兵向郭如鶴報告：史莫洛的兩隊人馬，離十多里路宿營了。郭如鶴把小眼睛一細，什麼話也不說，依然叫走着，走着。於是又有人抱怨起來了：『爲什麼忙着跑呢？這邊是海，那邊是山，誰動着我們呢？要這樣，恐怕就是沒有哥薩克也累死了！』

有些帶着手槍、手榴彈、機關槍的水兵們混在裏面亂嚷着：「誰叫你們要聽郭如鶴的調功？他不是當過軍官的嗎？他把你們往死路上引呢！將來後悔都晚了。」

幾個營長和連長對郭如鶴說：「要把自己的部隊分開來休息，然後單獨的前進。」郭如鶴的臉色黑了，一句話也沒有回答。

部隊依然走着，一直到晚上才休息。

遍地燒着一堆一堆的營火，圍着一個一個的鍋；鍋裏面燒着稀飯。老婆子郭必諾坐在鍋旁邊，一面哭着、一面說着：「沒有碗，也沒有勺瓢，連那個小桶也丟了。還有那匹馬，……」她的話還沒有說完，又哭起來了。郭老頭子只是悶悶的坐在她的旁邊，蓋着外套睡着。

誰都非常勞倦，但是在這剛剛下雨的時候，大家吵鬧着，又像把疲倦忘記了。兵士們在營火旁邊，彈着月琴、琵琶、三絃，和女人們開着玩笑。

幾個醉醺醺的水兵跑來了。他們從頭到腳都是帶着手槍、機關槍、炸彈。他們在營火面前，粗野的罵着：「你們，媽媽的，在這裏混蛋，革命都要爛了。郭如鶴把你們往哪兒帶呀？我們爲了革命睡，我們把一切軍艦，都弄沉到海底裏的。可是布爾塞維克在和德國皇帝弄什麼詭計？誰要是輕視民衆利益，我們就硬結果他的性命。郭如鶴是什麼東西？他是軍官，你們是羊子！」

有一個士兵，憤怒的回罵着去：「你們有臉來罵人了！你們帶着一羣醜女跟

着我們，簡直是帶着一羣婊子！」

水兵們就更瘋狂的叫起來了：「幹你們什麼事！該幕嗎！我們幹了一輩子呢。我們開始革命的時候，你們在哪裏？媽媽的！」

幾個士兵就憤怒起來，端起步槍，就要幹了；幾個水兵也沒出身上的手槍炸彈準備迎敵。頃刻之間，空氣就緊張起來了。一個白鬚子的下級官，狠狠的罵了他們一頓，大家才鬆了手脚。水兵們走了的時候，口裏還嘖明着：「朋友，這些把戲見得多了！隨便你們玩哪一套，媽媽的！」

士兵們見他們去得遠了，都又覺得他們說的話似乎不錯。他們記得水兵們把軍艦弄沉，在軍艦上收拾了不少的錢跑來的時候，一下子就把自己本家和神甫都發得精光。他們說的話，不見得就沒有道理。於是一個兵上也跟着抱怨起來：「蘇維埃政府在那些什麼呢？爲什麼老是坐在莫斯科鬧着玩，叫我們在這裏受罪呢？」

第七章

這時候，郭如鶴正同副官在一間房子裏看地圖。他仍然主張拚命前進。副官說：「沒有吃的啊！」

郭如鶴說：「反正一樣，停住也不會有吃的。只有走，是唯一的救星。」指揮官們都來了。他們的臉上，都因為疲勞、發熱和不斷的行軍，憔悴了。郭如鶴問着前線的情形，大家都懶懶的，一句我一句的說了起來：「士兵們都累了，我的部隊連拉都拉不起來了。」

郭如鶴的鐵臉沉着，咬着牙說：「哼，又不執行命令。」

一個團長說：「無論怎樣，我不能拿我的部隊去冒險。他們的性命，我是負了責任的。」

一個旅長也搶着說：「……並且我們完全沒有計劃。部隊的配置也應當完全改變一下。」

郭如鶴就慢吞吞的說：「喂，究竟你們是總指揮，還是我呢？」

於是指揮官們都搶着說起來了：「然而我們當長官的也有不小的責任呢。就是從前皇帝時代，遇着困難也要同軍官們商量，何況現在是革命了呵。」他們這些話的後面好像是說：「你姓郭的懂得什麼！矮子，頭腦簡單。」

郭如鶴聽着這些閒話，眼睛望着窗外。來了：士兵們從窗子外邊來了。一羣一羣的從大門走了進來。這一間大屋幾乎裝不下了。無數的眼睛都望着郭如鶴，郭如鶴站在桌子旁邊發喘的說：「同志們！大家都曉得，後邊的城市完全被哥薩克佔領。那裏留下的兩萬傷兵，和紅軍士兵，都被白軍命令着哥薩克把他們殺了。他們也

裏一樣來殺我們的。我們的右邊是海，左邊是山，中間是空洞。那薛克從山谷裏衝過來，我們就完了。我們應當順着海邊，到杜阿傑去，有三百里，那兒就是我們的主力軍，就是我們的救星。我們已經只有五天的口糧，要不餓死，就只有走走走，用跑步，不睡、不喝、不吃，只拚全力跑。如果誰人來阻擋我們去路，我們就要殺出一條血路來。」他息了一會兒，看衆人一聲不響，就又慢吞吞的說：『好吧，你們另外選一個人來做總指揮好了。我就卸下指揮的責任。』

大家都沉默起來了。你望我，我望你的。旅長站起來說道：『郭同志！不錯，你的話是不錯的。現在我們只有快跑，也只有你來把部隊帶着才行。我希望我這話是大家的意見。』

於是所有的指揮官們都叫起來了：『不錯，對的。你怎麼能夠辭職呢？這是大家推舉你的。』

郭如鶴皺了一下眉頭，說：『那末，好吧，現在就提出一個條件，如果稍有不執行命令者，槍決。簽字吧。』

大家都又沉默了，爲難下。郭如鶴又咬着牙關叫了起來：『弟兄們，你們想怎麼樣？』

千百個士兵一下子都叫起來了：『死！槍決！他媽的，要是他們不執行命令的話。不管是長官，不管是士兵，都是一個樣。』

郭如鶴就叫副官把議決案記下來，讓長官們大家簽字。他又向兵士們說：「同志們，你們歸隊去吧。去，到這裏給大家解釋現在規定的法例，紀律是鐵一般的，誰都不寬容。」

兵士們出去的時候，指揮官們都忽然覺到：「不錯，沉重的担子從肩上卸下來了。」都明白了，開心了。挨一挨二的在死刑的法例上簽了字。

一個古班人向前報告：「郭同志！第二隊和第三隊，在後邊十里遠的地方宿營了。指揮官說，叫你們等他們一下，一齊走。」

郭如鶴沉着鐵臉說：「還有什麼？」

古班人又說：「水兵們成堆的在兵和輜重中間亂跑，在危險他們不要聽從長官，說要殺害郭如鶴。」

郭如鶴又問：「還有什麼？」

古班人又說：「哥薩克已經打退了。我們只傷了三人，死了一人。」

郭如鶴於是說：「好，去吧。」

天亮了。郭如鶴又接着下命令：「小時後一齊出發，要快些前進。叫赫斯特同志帶一連人向後方去，把水兵們隔開，讓他們跟後邊的部隊走好了。把機關槍帶上，不得已的時候，就向他們掃射。指揮官們答應着，成羣的走出門，各回自己的部隊去了。」

這裏，郭如鶴向副官說着，把積免職，把誰升遷，把誰調換。事情弄完了，部隊同難民都有了秩序，又在海邊山邊哨值了。

第八章

郭如鶴的部隊向前走了。這後面的第二隊和第三隊同郭如鶴越隔越遠了。這第二隊和第三隊，因為暑熱，疲倦，很早就宿營，很晚才出發。水兵們已經從第一隊裏驅逐出來，他們就聽到第二隊第三隊來，又在這邊的士兵和輜重當中亂跑，在營火面前罵着：「你們簡直是羊！郭如鶴是什麼人？他在沙皇手下幹過軍官的，可是他現在做了布爾塞維克。布爾塞維克同德國皇帝有秘密條約的。布爾塞維克在莫斯科下令，叫把軍艦交給德國人，但是我們社會革命黨人，決不幹這樣的事！我們就把它沉在海底了。你們真他媽的傻瓜，老跟着人家走。你們知不知道他們得了德國一火車的金子？媽媽的！」

士兵們都憤恨着，又同水兵們對罵起來。可是他們雖然知道水兵們的造謠，但是也對布爾塞維克有些抱怨。他們想：「爲什麼我們這樣苦，都不派人來援救我們呢？」

在一間屋子裏，長官們也同樣開着軍事會議。史莫洛穿着白色的海軍服，摸著濃黑的鬍鬚，溫厚的坐着喝茶。各部長官，都圍在他的周圍，大家都覺得只有自己才能夠把廣大的羣衆救出來。但是往哪裏帶呢？大家都又莫明其妙。於是有了一個指揮官提議說：『我們必須選一個總指揮，來帶領這三大隊人。』

大家都想到：『不錯，當然會舉我的。』於是都不做聲，都在等候別人來提自己的名字。大家抽着烟，白色的烟霧在屋子當中盤繞。好久好久，有人提史莫洛。大家想：『不錯，史莫洛是一個和藹的同志。他的嗓子是很好的，在露天大會上叫着是很好的，可是對於帶隊伍這樣的事就不在行，當然，到時候總會向我們請教的。』因此，大家都就贊成了。史莫洛不知所措的說：『不對，我，我是海軍方面的，戰鬥艦我倒可以掀得翻，可是這是陸地呀。好吧，不過大家都要幫助我呵。』於是就接着叫寫出發的命令。

大家都知道，寫命令不寫命令都是一樣，除了跟着郭如鶴的部隊前進是沒有辦法的。有一個人就說：『我們新的總指揮已經舉出來了，可是那牛性子的郭如鶴怎麼樣？』

史莫洛用拳頭捶着桌子說：『我要他服從我的。他應該顧着體面，在這裏死戰的。』於是就叫傳令兵連夜飛馬去趕郭如鶴。於是司令部也成立了。於是一篇一篇的告示兵書也印出來了：『同志們！我們的軍隊是不畏難的。……』可是弟兄們剛

剛一拿到手，就用來點火吃烟。

郭如鶴的部隊越發越遠了。有個官長向史莫洛說：「郭如鶴不聽命令，你是他的長官呀！」

史莫洛就憤怒了，他要撤他的職。那官長又說：「我們爲什麼要跟着他屁股？我們應該定一個自己的計劃。他要順着海去，我們就從這裏翻山，這裏要近一點。」

史莫洛也就叫了起來，叫馬上下令，叫郭如鶴趕快回來從這裏翻山，不然就馬上派炮隊去消滅他。但是郭如鶴沒有回來，而且越去越遠了，追不上了。

參謀長知道翻山不是路道，但是史莫洛的脾氣又非常別扭。一直等到軍官們散去的時候，才小心的說道：「我們有這許多輜重、難民和炮隊，要翻過那羊腸小路是不行的。郭如鶴的計劃是對的。」

當然，參謀長是陸軍大學畢業的，而且說話的態度又那樣的誠懇，所以史莫洛不管對不對，都就改變方向了：又叫部隊和難民仍然順着海邊前進。

第九章

郭如鶴的部隊一程趕一程的向前走着。每天到夜裏宿營的時候，人語聲，三枝

聲，手琴聲，少女的笑聲，青年的歌聲，就頓時熱鬧起來。營火間充滿着一種愉快的情調。

今晚上，一大羣水兵，又在一個一個的營火間罵着跑着，他們滿身揹着手槍炸彈，在月光下，向着郭如鶴睡的馬車那兒跑去。兩個衛兵攔着他們，他們就吵起來。這時候，郭如鶴已縱身跳起，站在馬車上，閃着狼一般的眼睛。那些水兵們就亂嚷着：「指揮官，我們的糧食完了，叫我們白白餓死嗎？我們有五千人，一輩子都爲革命犧牲了！難道還要叫我們餓死嗎？」

郭如鶴站在黑影子裏說：「只要你們加入軍隊，我們就給你們發槍枝，發給糞。我們的糧食也快完了。我們除了扛槍的戰士以外，誰都不能夠發給糞，不然我們就打不過去。」

水兵們又嚷了起來：「我們不是戰士嗎？將來要打仗的時候不比你們壞。你們別來教訓我們老革命黨吧。我們把沙皇推翻的時候，你們在哪裏？可是我們把一切都送給革命的時候，就叫我們餓死。你配做我們的隊長嗎？」

有幾個水兵正在暗暗解着炸彈。郭如鶴那狼一般的眼睛已經看見了。他在馬車上把機關槍端了起來，向着水兵們的頭上掃射過去，咭咭咭……水兵們嚇得掉轉屁股就跑，口裏暗暗喊着：「好傢伙，了不得的機關槍手呢！」

第十章

第二天，天還沒有亮，部隊又走動了。右邊依然是碧綠的大海，左邊是森林的大山，頂上是荒蕪的岩石。道路曲曲折折，滿地都是荊棘葛藤。這是狗熊山羊所住的地方，幾百里路都沒有人烟。暑氣熱得要命。成千成萬的大羣蒼蠅和灰塵一起飛着，緊跟着人們。路上找不着東西吃，口裡也都省着發，士兵們都把褲帶越結越緊。現在他們的生活，太餓了就多喝一些開水，太熱了就在海邊洗一下澡。

部隊走到一個村落了。士兵們跑進一些別墅和小屋子裏去搜索。沒有什麼，只有些大鼻子的希臘人，向他們睜着敵意的眼睛。士兵們終於找着一條羊子牽着走了。

他們走到寬谷裏，又發現一個俄國小村莊。莊裏的人都跑來問他們哪裏去。他們都聽說過把沙皇打倒了，布爾塞維克來了；可是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，他們却不知道。士兵們就詳細的給他們解釋。臨走的時候，村上的人就讓他們把鷄鴨鵝都捉了去。

騎兵連在別墅裏搜得一欠留聲機，他們就把留聲機綁在馬車上，沿途開了起來

。有一張唱片唱出了：『上帝呵！保護沙皇吧……』士兵們都就鬧了起來：『滾你媽的上帝！滾你媽的沙皇！』於是就把那張唱片摔在地上，另外又換上一張。從此，留聲機一刻也不停，從早晨到夜裏，從遠處到那連，輪流着唱；有時候，誰要多唱一會，馬上就打起架來。

在前面發現一陣槍聲，部隊就停止下來。留聲機也就休息了。

郭如鶴匆忙的坐着馬車趕到前面去。

難民們正在驚異的行動面擠的時候，一小隊騎兵跑來攔着他們說：『前面就要開火了，你們擠些什麼呢？沒有命令，你們要往前擠，郭如鶴就要下令對你們開槍的。』

大家立刻驚慌了。女人們，老頭子，老太婆，姑娘，小孩子都哭喊起來：『我們到哪裏去呢？我們要同你們一塊去，死也死在一處。難道我們不是你們的人嗎？你們把我們拋了嗎？』

騎兵們也叫起來：『你們用屁股想的嗎？告訴你們，我們是爲你們打仗的。郭如鶴叫你們離開五里，不然要礙事的。』

難民們都哭了起來，望着前面走遠了的部隊。

接着遠遠的大炮聲響起來了。排槍聲也跟着不斷的響，誰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因此難民們更是緊跟着部隊，縱然把他們殺光了，他們也不願離開。

郭如鶴在前面觀察了一下陣地，知道此地是要害地方：左邊是山，右邊是海，中間是一條窄路。顧着這條路，在那奔騰的山洪的河上，架着一道鐵道式的鐵橋。除了這條橋，什麼地方也通不過去。但是橋頭上，敵人安着大炮和機關槍。這是個一將擋關的地方。郭如鶴正在咬緊牙關觀察地勢的時候，史莫洛給他的命令到了。他的臉色變了，他看也不看就揉成紙團丟下地去。他望着自己髒髒赤腳的弟兄們——這些弟兄們，已經一半的人只有三顆子彈，其餘的一半，就簡直是一枝空槍。一門大炮也只有十六發炮彈。可是郭如鶴却全不在意的，向着弟兄們說：「同志們！我們同哥薩克和軍官們百經百戰的，可是新的敵人又把去路給我們擋着了。這是克魯怎人的孟雪維克。孟雪維克和哥薩克們都是一樣同資本家勾結的，都在夢想着消滅革命的。同志們！現在你們騎兵的任務就是衝過橋去！」

騎兵們都覺得指揮官給他們的任務，是一個狂妄的任務：這明明是叫一半人的死尸把橋填起來，一半人從死尸上跑過去；可是他們一想到如果不這樣衝過去，都會一齊被敵人殺光的。於是大家就英勇的喊了起來：「好，我們衝過去！」

於是大炮就開始照準那橋邊的機關槍轟過去了，轟聲震天震地的響。騎兵們不吶喊，不開槍，抖擻精神，斜刺裏就飛馬衝去。哈嘯，衝到橋頭了。克魯怎驚詫了。機關槍掃射了。一匹馬倒了，二匹馬倒了，三匹馬倒了。嗒嗒嗒嗒，機關槍響着，然而已經衝到橋當中了。只聽見「烏啦啦——」吶一聲喊，騎兵們的馬刀就向着

橋尾砍來，刀起頭落，如砍西瓜一般。克魯怎支持不住了，丟下機關槍就是一閃跑。魯克怎的軍官們早已跳上汽船，加快馬力逃掉了。克魯怎的士兵們跳在水裏，望着那逃去的汽船，大罵着七十八代祖宗。可是後面的馬刀已經從他們的頸上砍下來了，頭在水裏顛了兩下，水面上就紅了一大塊；隨着波紋浮着。

第十一章

把橋樑佔領過後，把部隊整頓了一下，又前進了。沿途仍然是暑熱，和成千成萬的蒼蠅跟着。筆陡的山岩，爬了一層又一層。大家都疲倦得喪命。但是總得要走，停了一下又走動起來。

大家都越餓越瘦了。在前天的路上，還可以檢些酸蘋果來勉強吃吃，但是今天連酸蘋果也找不着了。有些抱在懷裏的小孩子，餓得細聲細氣的叫着，母親就狠一般粗野的罵着。

大家正在餓得不耐煩的時候，前面驚人的消息又傳來了：敵人的十六門大炮在山岩上等着了。山岩像削壁一般。當部隊才從岩門出去的時候，機關槍和大炮就一湧而來。部隊又趕快躲回岩門的後面。

郭如鶴同官長們，拿望遠鏡看了一陣。這地方又是雀子也飛不過去的山峯。部隊展不開，可是唯一的出路就是這條路，可真是絕路。何況那碧藍的海灣上，還有克魯怎的汽船？他於是細心的研究着地圖。這時候，兩個醉醺醺的士兵跑來報告說：「郭同志！我們順着這條路是過不去的。我們去偵探過的，我們是自告奮勇去的。」

郭如鶴在他們的嘴邊開了一聞，說：「你們不曉得喝酒是要犯槍決的嗎？」但是他又叫他們說下去了。

那士兵說：「我們因為看見樹林那邊有一個小屋，我們就爬去了。那兒有四個克魯怎人在喝酒吃肉；吃醉了。我們就殺了三個，綁起一個來。肉，我們把他吃光了，可是酒連嘴唇都沒有挨過的。的確，沒有挨過，挨過的話，腸子肚子都要爛。我們……的確……。」

郭如鶴催着說：「說正經話吧。」

那士兵又說下去了：「那個克魯怎人和掌櫃的都帶來了。另外還綁着五個老百姓——他們把一切都拋了，跑到我們這裏來了。他們說，經過山口，森林小溝，雖然很難，可是可以繞到城市去的。」

郭如鶴剛剛才聽完那士兵的話，一個營長又上來報告：「郭同志，剛才我們到海邊去，那兒無論如何都過不去，岩岸一直突入水中。水流得很急，水比一八

深。」

報告，指示，說明，有時候是意料不到的，鮮明計劃從四面八方，都給郭如鶴送來。大概的情勢都明白了。他就召集起所有的長官士兵，他說：「同志們！我們沒有別的出路了；或者是戰死在此地，或者是叫哥薩克從後邊來把我們殺光！但是我們如果能够萬衆一心的衝過去，就可以打開一條生路！」

他沉着鐵臉，向着衆人望了一下，忽然一種意外的回響，從士兵們的口裏喊了出來：「我們萬衆一心！或者我們打出去，或者都戰死在這裏！」

郭如鶴就下命令：「派三個騎兵連，隨着五個帶路的俄國人，繞着城市前進。繞道是很難的：沿着山林峇谷，而且是夜間；但是無論如何總得做到。步兵團，從山岩下去，跳過石尖，向碼頭上去；拂曉的時候，不要開槍就向輪船上衝，把輪船全都奪過來。此外，由我帶領兩團人，從正面衝鋒。」他沉默了一會，接着又喊出了一句：「把敵人全都消滅他！」

這時候，大家都明白：這簡直是克服不了的困難；沒有子彈，沒有炮彈，只有赤手空拳的去衝鋒罷了。何況敵人那面有十六門大炮在等待着呢。但是此外又沒有別的出路。於是大家都英勇的回答：「一定做到！」

於是就各自準備，分頭去了。

第十二章

道邊克魯怎的一個上校，穿着赤色的切爾克司裝，帶着金肩章，在那岩岸上曠着，觀察着戰壕和機關槍陣地。他想：「當然，這樣的削壁，這樣的要隘，只消一個兵也把那什麼樣的敵人消滅得了。今天早上的炮火，也就叫那些矮樓的豬東西嘗夠了。」他已經作好了計劃：把汽船開到敵人的後路去，那兒的大路一直下伸到海邊，由海上射擊，使陸戰隊登陸。從兩頭把那些臭襪樓的東西封鎖起來，那就什麼都消滅了。他自稱是社會主義者，他是厭惡流血的。可是布爾塞維克是人類的敵人，當然也就只好把他們殺個乾淨，這是他的大功勞呵。

他回去吃飯的時候，那些餓瘦了的兵士們，挺直的給他敬禮。他滿不在乎的，把那帶着白手套的手擺了一下。的確，他是光榮的人物，許多同他一樣年青的軍官們，都在等他。桌子上滿擺着酒瓶、碟子、酒盃、魚子、乾酪、水果，都在等他來先嘗第一口。當他坐在軍官們的當中，把腳伸給勤務兵，脫去那明晃晃的漆皮鞋的時候，他的心裏想：「弄個希臘女人來玩玩也好。」

岩邊守着大炮的士兵，見上校去了以後，自己也就來回的曠着。夜色非常的黑

贈。自然那些權權的敵人是怎樣也爬不過來的。他很放心。他想起他的家鄉，想起他可愛的老婆和小孩。然而他被抽了抽來打布爾塞維克。他知道布爾塞維克打倒了沙皇，把土地都交給農民。然而現在是命令他要轟死那些躲在岩後的人們。他有什么辦法呢？他嘆了一口氣。四野唧唧的蟲聲，使他頹唐而疲倦的睡着了。

這時候，郭如鶴帶領着兩團的弟兄，已經摸到了岩下。現在大家都覺得：現在真是前去不能，回頭不得，天一亮大家都完了。一聽，岩上面沒有一點動靜，大家的心裏，更感到威脅，大家想：『一定是狗仔假裝睡着了。哼，馬上就會掃射下來的。當然，現在還有什麼？只有死裏求生。』

大家在頭目的指揮下，一個踏着一個的肩和頭，像堆羅漢似的，人疊人的爬了上去。嗨，還有一丈多高的光景，簡直像牆壁一般，怎麼也不能搭腳，爬不上去了。糟糕！完了！大家都就呆住了。正在爲難的時候，一個頭目爬上來了。他在一個人的屁股上抽下一把刺刀來，插在岩孔裏。於是士兵們又高興了，一個一個的爬上去了，吶了一聲賊，向着大炮陣地撲去了，殺得尸首遍地，人踏人，馬踏馬，吼聲震天價響。

克魯怎的上校從帳幕裏爬出來，嚇得向碼頭跑去。周圍的士兵們，也在倒下的人堆裏面，跌跌拌拌的逃走了。上校一面跑着，一面想：『只要饒了我，我什麼都幹；洗便壺，挖地，都可以，上帝呵！』可是背後面震天動地的脚步声，粗野的

非人的吼聲，以及刺刀槍托的砍殺聲，越添越是很近。他咬着牙齒飛奔，唯一的救星就是泥濘，汽船。不錯，泥濘也跑到了，汽船也看見了。可是剛剛跑到踏板的時侯，船裏面又是同樣的砍殺聲送了出來。天啦！提防那邊也在瘋狂的砍殺呢！逃命呀！他掉轉屁股，又向着通到家鄉的大路上跑去。跑呀！怎麼糊糊門也用鐵門死死關着了！他兩下攔不開，已經追來一個怪模大漢，閃着明晃晃的馬刀，從他的頭上直劈下去了。

天亮的時候，暑氣又蒸騰起來。街道、曠場、海岸、院子、堤防、馬路，還有汽船上、懸岩上，都滿堆着各色各樣的死尸。有的頭在一邊，身在一邊，有的還剩下半邊頭。到處都是腦漿和鮮血。怪模士兵們都在忙碌着，叫喊着：『同志們！勝利了！』

在市場上，在大商店裏，在小舖子裏，正在進行着忙快的提心吊胆的工作：大家在那裏，打破了玻璃櫃，撕破了箱匣，翻開了呢絨，從貨架裏取出了襯衣、氈毯、領帶、眼鏡、裙子。搶得最多的是水兵們——一眼不見他們就到這裏了。他們幹得非常快。有的頭戴奔華的女帽子，有的臉上蒙着面紗，有的打着綢花邊的傘。赤脚的士兵們也在忙亂着，都在替女人和孩子找紗、找布。一個士兵從厚紙匣裏面取出一件上過漿粉的襯衫，他把袖子抖開，就哈哈大笑起來：『弟兄們，瞧吧，襯衫啊！他媽的！』於是就套在頭上，穿了起來。一看，襯衫在自己的胸臆上，綑得

直直的，好像一面鼓。大家更笑開了。另外一個骨瘦如柴的污黑大漢，更是忙得不得了，拉出一件黑燕尾服，就光身子把它穿上。扣好肚子上的紐子，而下邊却是一個開衩，露出那密羞的地方。他哼着笑道：「嚇！得弄一條褲子呢。」但是褲子都給人拿完了。找了半天才找着一匣薄薄的有花邊的褲子。他剛剛穿上，大家又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那是女人的褲子呀！」

他回答：「怎麼，女人就不是人嗎？」

有一個跑來一看笑着說：「可是薄得很呢，那東西還在外邊啦！」

他於是很喪氣的看了一下說：「實在不錯。那些有錢人真蠢，用這樣薄的東西來做褲子，不過白糟蹋布料罷了。」他一面說着，一面穿着，一連就穿了六條，膝蓋上的花邊一層疊一層的濼陳着，動蕩着。

忽然門外邊的馬蹄聲、護駕聲鬧雜着來了。水兵們的耳朵特別尖，知道一定是郭如鶴派隊伍來了，就混亂的向右窗口擠着撲了出去，士兵們也在後面慌忙的跟着。可是窗子外邊給騎兵們擋着了。騎兵們的馬鞭子像下雨般的向他們抽着，打着，大家就在許多馬屁股中間抱頭四散了。

二十分鐘後，士兵們都又嚴肅的成行成列站在曠場上。有的還穿着從前的襠襖，有的穿着粉過的襯衫，胸前像一面鼓。有的穿着女人的睡衣或襯衫，烏黑的頭巾手千奇百怪的從新衣裏面伸出。第三連的右邊，就站着那個光身穿着燕尾服的六

，褲子上的花邊在膝蓋上鑲着。

郭如鶴走到跟前來了。他鐵一般的咬着牙關，灰色的眼睛在放着銳利的光芒。跟在他後邊的長官們，有些人也已經把剛才從克魯魯軍官身上，剝下來的毛皮帽子，和紅色的切爾克司服，穿戴在身上。郭如鶴却還是穿着破衣服，破褲子，頭上戴的，還是煎餅似的破草帽。大家都目不轉睛的把他望着。他就用那鏗鏘一般的聲音講話了：「同志們！我們是爲了父母妻子來革命的，爲了土地來革命的。可是誰給我們土地的？」

誰給的？這問題在大家心裏波動。郭如鶴也剛巧把話停住，等待大家來答覆。可是誰也沒有答覆。他又說下去了：「誰給的？是蘇維埃政府。可是你們作了什麼呢？你們都成了土匪了！捨人去了！我是本隊的指揮官。每人應當處罰二十五棍，誰就是取一根線的也得挨。」他停了一會又喊道：「聽着！誰要是拾過一點東西的，向前三步走！」

大家都望着他的破草帽，沉寂了幾秒鐘。彷彿突然似的，隊伍裏面，那些穿着奇奇怪怪的新衣服的士兵，一下子都動了起來，連走三步，又一下子站着。郭如鶴又叫他們把拿的東西都放到地上，歸着一堆，回頭分給小孩子和女人們。大家於是又動起來，脫衣服，脫衣服，脫褲子的脫褲子。那個穿燕尾服和女人褲子的也脫下來了。都放在地上，都赤條條的在太陽下面站着那瘦黑的身體。郭如鶴拿着一條棍

子喊聲『臥倒！』的時候，大家也都光着屁股躺了下去。他們這些人不是曾經推舉郭如鶴做官長嗎？不是曾經想用刺刀殺死郭如鶴的嗎？可是現在大家都這樣順從的躺著。郭如鶴在這時候感到一種榮譽。他要把這些等候着棍子的人們拯救出來。自然，這些人順從他，也為的是他能夠正像的拯救他們；這時候，如果他口吃的說一句：『弟兄們！回到哥薩克和白軍軍官那兒去吧。』恐怕這些人會馬上突起來，用刺刀砍死他的吧。

郭如鶴冷靜的站一會，他已經決心不打這些弟兄了。他響着鏽鐵一般的聲音，喊道：『穿上衣服！』

大家都歡天喜地的站起來了。都又開始把那些粉過的襯衫，女人的小衫，燕尾服，穿在身上。馬車從他們列子面前走過的時候，大家都高興的把那些成塊的紗、布、緞子一類的東西，拋到車上去。

晚上的時候，一堆一堆的營火都像格外的明亮，士兵們都更高興的彈着三弦琴，拉着手風琴。嬉笑聲，歌唱聲，充滿了曠野。

可是缺乏的還是米。篝火上的鍋，燒的只是白開水。老太婆那必諾又抱過起來：『上帝阿！是是什麼一回事呀？走，走，走，可是什麼都沒有！吃的一點也不給，這算什麼長官？呸，只有拿水腫肚子阿！』

可是沒有人聽她的，老頭子也躺著不動。大家聽見的只是歌唱聲，歡喜聲。

第十三章

第二天很早，部隊又出發了。這回得的戰利品真不少：六千個炮彈，三萬個子彈，許多精壯的馬，十六門克魯恩的大炮，還有野戰電話、帳幕、鐵絲網、藥品；可是還是缺少一樣：人糧和馬料。還有幾隻汽船不能夠帶走，真是可惜得很。

士兵們和難民們餓得把褲帶勒緊了；但是都非常高興，一路上歌唱着走，而且放着新得來的留聲機片。

他們已經離開了海邊，在那森林的荒山上不絕如流的走着。憔悴的母親們，臉都黑瘦得像雀子的嘴一般，伸着頸項，用那焦紅的眼睛，望着那越僻越高的大路，踉蹌馬車很快的移動着赤腳。孩子們叫着餓，但是她們只好讓他們叫了。

突然間着熱落下去了；風從山巔上吹來，一下子可變成黑夜了。從那黑的天空裏傾盆似的大雨倒了下來。這不是雨，簡直像狂濤。人們都打得像落湯雞，迷了方向，失了連絡。有些人在喊着救命，但是誰也不能救誰，於是就被水沖走了。馬車也沖到溝裏去了。山頂的大石也沖滾下來了。風在發狂的吼。巨大的雷聲像山崩地裂一般，嘩啦啦響了起來。站着的人都震倒了。孩子們死死的在馬車裏躺着。電光

就在人們的身上擱着。就這樣過了一夜。到第二天早上，大家都是灰黑、憔悴、眼請回陷，但是還要放着最後的勇氣前進。

有人給郭如鶴報告：兩個人被雪擊死了。失蹤兩個人。死了十幾匹馬。但是郭如鶴仍然叫不休息的前進。因為在這光光的山上一停止馬就會餓死完了。

這時候，人們又擁擠的走着。小孩子也不哭了。母親也不去撫愛，不去換奶，只瘋狂的望着山路走着。馬走了一步，兩步，站不住腳了，倒在地下了，車柄也壓斷了。於是母親們就從車上抱下孩子來，小的就抱着，大的就叫走着，如果孩子多的時候，就把最小的一個或兩個，拋到不要了的馬車上，硬着心腸，乾枯着眼睛連頭都不回一下，就走了。

走着走着，天氣又熱起來了。一個上兵喘了一聲說：「喂，怎麼的，唱歌呀！」但是弟兄們都疲倦得沒有精神回答。他却擄手挽腳的，在馬鞍子上把留聲機開起來了。片子是「哈哈大矢」。在留聲機周圍的人，都一下跟着笑了起來，都像神經病似的大笑着，喘着氣，按着肚子。笑聲從行列裏傳開了，擴大了，從行列裏流傳着越傳越遠了。很遠很遠的步兵們笑着。大家都不知道笑什麼，一個個一個，失聲滾到後面。大家都像要發瘋。郭如鶴聽見了這些瘋狂的笑聲，他的臉第一次變白了。他趕快的跑向前面去，尋着留聲機才知道大家狂笑的根源，他吼大罵了。把留聲機用繩子掛掉，大家就又沉寂起來，很疲倦的走着。

忽然一個騎兵偵探汗流浹背跑來報告：「前面三十里路遠的河那邊，哥薩克正在那兒挖戰壕。我們只好從大路轉過彎去。彎路上有五個被哥薩克吊死的工人。」

郭如鶴的臉色緊張起來了。他立刻叫部隊和難民通通繞彎路過去。

他們已經三天三夜沒有吃東西。郭如鶴的面孔也凹陷下去了許多。現在山走完了，應當拚全力走出這荒野的小丘，走到大村子裏去大家吃一吃。應當趕快趕去，不使哥薩克人在面前做好陣地。這時候，連一分鐘也不能夠浪費的，邁千萬個飢餓的人們，就這樣在塵影當中很快的前進。天氣太熱，太陽像針一般的刺。大家都用牛蒡葉、樹枝、稻草，編成圈子戴在頭上。他們好像黑人一般，只有絲絲的襤褸，圍着腰間，遮着大腿。至於穿黑燕尾服的那個弟兄，因為那花邊的神子已經破成條子了，前面害羞的地方都露在外邊。他旁邊的一個弟兄就拍着他的肩膀說：「喂，把你屁股上的布片向前面挪挪呀，不然回頭村裏的女人不給你點心吃呢。」

於是大家又哈哈的笑起來了。亂七八糟的走着。他們望着郭如鶴戴着的破縐草帽，望着他那穿着襤褸衣服的黑瘦子，不禁喊了起來：「嗨，弟兄們，我們的項目真像個強盜，如果是在黑松林遇着他的話。」

大家都帶着疼愛的神情笑了起來。

郭如鶴想：「不錯，這真像強盜似的烏合之衆啊！如果碰着哥薩克的話，就升天罷了。」

於是大家就漸漸看見了：在四根電線桿子上，吊着四個黑黢黢的光身子的死尸。一大羣蒼蠅可在那些死尸上，一見着人那些蒼蠅就飛了起來。那四個死尸，垂着頭，露着牙，張着被啄去了眼睛的黑洞，被割破的肚子裏，流出綠精精的膿血來。再過去，在第五根電線桿子上，吊着一個被割了奶頭的，赤身露體的姑娘。風吹着，臭氣飄了過來。

郭如鶴發下命令『停止！』他站在前面，脫下被草帽，大家也都把帽子草圈脫下來。副官在電線桿子上揭下一張字條來送給郭如鶴。郭如鶴看了一遍，咬着牙關大聲的說：『同志們！這是將軍給你們的。這上面說：如果發現誰妥和布爾塞維克稍爲有點關係，就同這五個工人一樣，嚙以同樣嚴酷的死刑。』他咬緊牙關，沉默一下，又繼續說：『同志們！這是我們的兄弟姊妹啊！』他緊張的說下去了。

千萬隻炯炯的眼睛，都緊盯着那吊着的死尸；千萬個心臟，同樣憤恨着，都同樣的跳動着，成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巨大的心臟。長官的口令下來了：『立正！開步走！』千萬隻腳都就沉重的走着，彷彿一個巨大的人。

郭如鶴叫馬車趕上先頭部隊去，但是，怎麼也趕不上。沉重的部隊越走越快了，腳步越走越大了。一種不可思議的偉大力量，支配了這部隊。郭如鶴於是跳下馬車，跟着部隊合拍的走去。他和部隊完全合爲一體。

這千軍人的行進，已經是沒有排，沒有連，沒有營，沒有團，有的只是不能形容

容的、巨大的一體。無數的腳在走，無數的眼在看，無數的心在跳，合成一個偉大的心。

後面的難民們，經過死尸的時候，已經黑夜了。那些拋了孩子的母親們，看見這被哥薩克吊死的五個工人，更加感着一種憤恨和悲痛；女人們說來就來，揉着眼睛又哭了一陣。

第十四章

自從白軍的暴動的野火，在今古班流域燃起了以後，布爾塞維克的軍隊到處見了哥薩克的團，見了志願軍的軍官隊，就都退却了，無論在什麼地方，都敵不住哥薩克的攻擊，一個個的城，一個個的村鎮，都跟着放棄了。

當暴動初起的時候，一部份的布爾塞維克的軍隊，衝出敵人的重圍，同着千萬的難民，順着海邊衝走了。他們跑得很快的，使哥薩克們趕都趕不上，可是現在，哥薩克的軍隊都在這兒等着了。

哥薩克得到了消息，說是匪徒從山裏好像奔流似的流過來，隨身帶着無數搶來的金珠寶石，還有留聲機，還有無數的武器；但是都穿着襤褸的衣服，赤着腳——

大概是流蕩成性的。哥薩克的軍官和士兵，都想發一筆洋財，恨不得馬上就去把那些珠寶奪過來。

白軍的大將軍鄂尼金委任卜克洛將軍，帶着部隊去包圍山裏下來的匪徒，不讓一個活的逃走。於是就把白河截斷起來，挖着戰壕，準備迎戰。

遠遠慶頭起處，那一大隊黑黢黢的赤腳漢子走來了。哥薩克們：「一聲號令，飛馬衝上前去。」

「殺呀！」

不到一兩分鐘，事情可糟了：擁擠的隊伍來勢可是凶猛，抵擋不住，有些哥薩克們的頭戴着毛皮帽子離開了自己的頭頂了。只見那些赤腳漢子不聲不響同滾了過來，無數的刀光只是在人頭上亂翻。

跑呀！哥薩克們勒回馬頭就不住的亂跑。赤腳隊裏面肯放，一直過了幾十里。因為赤腳隊的馬跑不動了，哥薩克們才得以逃回自己的戰壕。

這邊郭如鶴不想在白天把自己的兵力展開來；因為敵人佔着很大的優勢。只有等待着天黑。天黑了的時候，就開始向哥薩克猛攻。哥薩克砍他們，刺他們，用機關槍成堆的把他們射死。可是哥薩克也慢慢少起來了。不知道這些赤腳隊是一種甚麼罪孽，碰着他們的刀，腦袋就去了半邊。於是哥薩克們就潰退了，丟下了大砲機關槍，就向蒼林亂跑。

當前方正在打得厲害的時候，雜民們都在後方弄着飯吃。大炮聲連珠的轟着，他們也不理，他們聽慣了。有時候傳令兵騎着馬來，他們就圍了上去，有的問丈夫在不在，有的問父親在不在，有的問兒子在不在，說是活着，心裏就高興；說是陣亡了，馬上就拖着鼻涕哭了起來。

接着受傷的運回來了，親人們就看護起來。陣亡的也運回來了，號嗚聲充滿了黑夜。騎兵們跑去叫神甫來安埋死者。神甫雖說有病，有病也得去。騎兵的鞭子就舉起來了。慌得神甫趕快穿好黑僧袍，帶着十字架和香爐跑來。助祭的和寺男也都趕來了，女人們攆着十字講道：「真是，謝天謝地，應當這樣埋葬呢。」

死人一動不動的叉了手縮着。寺男和助祭趕忙的焚香，吟着：「聖主呵，結實的聖主，永久的聖……」

神甫不高興的站在那兒似哼不哼的，一個騎栗色馬的古班人走上前來，用全墳院都聽得到的高聲說：「你媽的，你要是再像沒有餓飽的豬一樣，就仔細仔細的灰子！」

神甫、助祭和寺男，都喪魂失魄的睜着眼睛，都就大聲的唸了起來。埋葬了的時候，女人們擦着哭腫了的眼睛說：「神甫做得好極了——真是誠心誠意的。」

第十五章

在第二天晚上，哥薩克又靠着河邊轟擊起來，不惜炮彈的放棄。見着對面只是懶懶的開炮，哥薩克的炮手就高興起來了：「一定是把赤腳的東西們打光了。」他記得在傍晚的時候，赤腳隊從河那邊進攻了一回，已經迎頭給他們痛擊了一下，散兵線就四分五散的倒了。他想：「可惜是夜間，不然再給他們一傢伙。」

這邊，郭如鶴的心頭很高興，因為傍晚派去佯攻的散兵線，已經散倒了。對於這部隊他是已經是那麼得心應手，只等到這夜裏，就好渡過河去。他暗暗的在河邊觀察了一下。個個士兵都在黑暗裏爬着，摸索着，測量着那幾丈高的河的懸崖。每個士兵都緊緊的伏在地下，考察清楚自己周圍的地勢。都不像兒子似的等着長官的吩咐，因為他們已經清楚的懂得：這戰鬥是為大家，為自己。

左邊有兩道橋：一道是鐵的，一道是木的，哥薩克就在那上面安着大炮和機關槍；現在都看不見了。騎兵團和炮兵團都照着郭如鶴的命令，一動不動的守在對面等着。

等着，等着，天氣漸漸發白了。哥薩克的警戒線又伸起來了。

於是士兵們都躍下河去，向着哥薩克的方向浮去；水在他們身上嘩啦啦響，他們向着幾丈高的懸崖爬上去。

哥薩克們突然大吃一驚。赤腳隊已經挺着槍刺衝到面前。這真不曉得從什麼地方衝來的魔力，刀起頭落，哥薩克給他們砍倒大半。同時大炮響處，騎兵團同步兵團也吼着嚇人的聲音，從橋上衝過來了。不到幾分鐘，把哥薩克的炮兵連和機關槍，都奪到手裏。騎兵連就乘勝衝進村子去。剛剛衝到一家漂亮房子面前的時候，看見一個白白的東西跳上馬背就向荒野外逃命去了。許多軍官都從神甫的家裏捉了出來，繞在神甫的馬圈旁邊斬了頭。搜進那家漂亮房子的時候，才知道剛才逃走的就是卜克洛將軍。士兵們都罵了起來，把那將軍的老婆和孩子，都殺得個乾乾淨淨。哥薩克死了七百人，戰壕裏、曠野裏都亂躺着尸首，其餘逃跑了的人都對這莫名其妙的魔力又生出了一種驚愕：「在兩天以前，不是曾經在這裏把布爾塞維克的主力軍打走了嗎？這些惡魔又是從哪裏來的？」

郭如鶴的部隊，在村子裏住好的時候，大家就把自己陣亡弟兄收尸安埋。另一些女人們又哭着，又要神甫來安埋。有些士兵們都叫起來了：「叫神甫安他媽的吧！」

女人們着急的說：「難道不要神甫嗎？」

士兵們說：「郭如鶴說的，叫把哥薩克那裏俘虜來的樂隊去送葬。」

女人們就吼起來了：『樂隊會怎麼呢？樂隊是銅喇叭，可是神甫有活嗓子。』

士兵們也吵了起來：『同你的神甫一塊滾你媽的蛋吧！』

兩邊就嘩啦啦的吵。吵着，終於樂隊戰勝了。

於是樂隊就在死人的前面走了起來，十幾個銅喇叭奏着莊嚴的樂曲。士兵們、難民們無窮無盡的在死人的前前後後哀傷的泣着。

第十六章

把哥薩克擊破了。當時無論如何總得前進的，但是郭如鶴却連地方也沒有移動。偵探和本地逃難的人，都衆口一詞的說：『哥薩克又在其中力量，組織軍隊了。』

已經由葉加屯開來大批新的哥薩克援軍了。『自然，走是應該走，主力軍去的還不遠。可是郭如鶴覺得後邊的軍隊不等到來，前去是沒有甚麼意義了。他曉得，後邊的軍隊，是沒有戰鬥力的；如果是他們單獨的前進，那就會給哥薩克殺光。所以他就等待起來了。哥薩克的大軍，就趁這機會把他們包圍起來，開花炮不停的轟着。

但是過了兩天兩夜，後邊的部隊還是不來。郭如鶴就只好下令節省着子彈了。

可是哥薩克們的胆子大起來了。他們以為少還槍，不前進，一定是沒有力量了。

。於是就準備大舉痛擊守。

郭如鶴三天三夜沒睡覺，今晚可再也熬不下去了。他剛剛閉着眼睛，就有人來向他報告：事情不好！他一聽，河水濺濺的響着，敵人的大炮沉寂了。這一下使他大吃一驚：或許戰線已經被敵人衝破了。他抓着電話，前線的隊長在電話上向他說：『我們的損失太重了，快開援軍來！』

郭如鶴石頭一般的對着電話筒說：『沒有，支持到最後一個人吧，預備隊裏連一個也沒有。現在我自己來看看。』

他馬上就下命令，可是話還沒有說完，槍聲已經逼近來。哥薩克左右亂衝着，亂殺着。郭如鶴撲了出去，忽然看見剛才同他打電話的那位軍官已經向他跑來。他大喝一聲：『你怎麼在這裏？你敢拋棄你自己的部隊嗎？』

那軍官說：『郭同志，我再也不能夠支持了，我特來請援兵的。』
郭如鶴就咬緊牙關喊：『逮捕起來！』

這時候的黑暗裏，只充滿着叫喊聲，槍炮聲，和子彈亂射的火光。哪裏是自己人，哪裏是敵人，誰也辨不清楚，只是混戰。郭如鶴立刻向副官說：『趕快把機關槍拿來，對着衝破的地方。把司令部 and 輜重隊裏的人，都一起召集來；盡力把哥薩克往馬車那面壓迫。騎兵連從右邊去。』

副官答應着去了，不多時把機關槍拿來了。郭如鶴又命令所有士兵，都停止開

槍，開槍都按着命令。

敵人的散兵，這時仗彎着腰撲上來了。郭如鶴不慌不忙的發着命令，自己把機關槍開了起來。拍拍拍拍，這以似掃射着。敵人倒了，後退了，回頭跑了。於是士兵們都一聲喊追上去。

天亮的時候，郭如鶴叫把那逮捕起來的長官，在墳堆裏執行了槍決。

這樣，已抵抗了好久，子彈也快打完了，後邊的部隊還不見來。郭如鶴覺得自己担負不下這責任了；如果再留在這裏，一切都會毀滅了的；如果是衝出去的話，後邊的部隊也會被殺光。他只好召集一次軍事會議來解決。

在這黃昏的時候，在後方無邊無際的曠野上，婦女、姑娘、老漢、孩子們，都在那拉迪活好長的許多營火跟前喧嘩着。忽然森林前面發現了許多黑影子，騎着馬，端着槍，滾了過來，口裏面在喊着「呵——呵——呵——」大家剛剛掉頭去看，有人臨大聲的喊「哥薩克來了！」這嚇人的一聲，貫穿了每個蘇民的心，大家都感到：「死！」自然，現在是無處逃生了。但是誰也沒有逃。

忽然，一個女人抱着自己的孩子，從營火跳出，向着敵人撲去，口裏尖聲的喊着：「死來了！」這樣的一聲，把全曠野的蘇民都震動了；有的抓起棍棒，有的抓起馬料，有的抓起車弓，有的抓起樹枝，都瘋狂的喊着：「死！死！死！死！」迎了上去。孩子們也抓着母親的衣襟跑着，也細聲的喊着：「死！死！」

這下子，把哥薩克怔住了。在黑黯當中，辨不清衝來的是難民是兵士，倒以為又中了埋伏。他們已經嘗夠了這赤腳隊惡魔的厲害了：這些惡魔向來是一槍不發，逼到跟前，就開始用刺刀刺。那是厲害的槍刺，聲音就是一個透明的窟窿。大家都害怕起來，緊緊握着馬刀，拉轉馬頭，就屁滾尿流的亂跑回去了。

難民們追了半天，已經看不見一個哥薩克了，又才慢慢走回營火跟前來。

在第四天上，據偵探的報告：敵人那裏，又增加了不少的騎兵、步兵和炮兵了。郭如鶴在會議上提出來討論。指揮官們都一致議決：就本夜衝出去，向前行進，不再等待後邊的部隊了。於是郭如鶴又下令：為使敵人安心起見，到晚上的時候，逐漸停止步槍射擊。把大炮架好，對準敵人戰壕。各團的散兵線，在黑黯當中，推進到敵人戰壕所存的高地上，但是推進的時候，不要驚擾敵人，躺下去。在半夜後，聽着大炮響的時候，就衝到敵人戰壕去。騎兵隊作為援兵。大家都各自分頭準備去了。

誰知道了夜間，兩邊都停止槍炮聲。郭如鶴詫異起來。他想：「幹嗎敵人也停了射擊？莫非敵人也在準備着和自己同樣的事情嗎？要是兩個衝鋒相遇，那就會兩個都精疲力竭的！」他正在這樣暗暗念，忽然看見副官帶着一個哥薩克的士兵進來。說是剛才俘虜來的，並且在他的身上搜出一封卜克洛將軍的信。

郭如鶴接過信來，見上面寫着：

「你們這些混蛋東西！幹嗎要加入布爾塞維克？你軍官都不幹，要甘心去做傭兒和光蛋的伙伴！現在你的死期到了，逃不脫了。你如果要我想你，那你就趕快把槍械繳來，把匪徒們帶到四五里外待命。到鐵道警室來報告我。」

郭如鶴嚴肅的望着信紙，才知道哥薩克停止槍聲，原來爲的是這個。他現在又放心多了。

這時候，一個士兵進來報告：後邊的第二隊來到了。這消息使郭如鶴高興起來：現在他的責任是做到了，他把這千萬人的生命拯救了。他騎着馬就跑到史莫洛駐的司令部去。

史莫洛用右手摸着黑鬍子，左手端着玻璃杯子說：「好吧，老哥。喝茶嗎？」郭如鶴說：「我們的部隊已經配備好了。現在把第二隊開到兩翼去，我們的勝利就有把握了。」他還恐怕他聽不清楚，又向他詳細解釋一番。

史莫洛突然回答：「不給。」

郭如鶴說：「爲什麼？」

史莫洛說：「因爲部隊還沒有到。」

郭如鶴說：「我剛才親眼看見進村子了。」

史莫洛扭着一股勁兒回答說：「不給。」

郭如鶴又說：「爲什麼？」

史莫洛說：『爲什麼，爲什麼！這問着爲什麼來了。因爲累了，要他們休息一下，小孩子不懂事嗎？』

郭如鶴着急的想：『如果我的部隊被擊破，那我也不能夠免的。』但是他却平心靜氣的說：『那末，你把部隊開到站上做預備隊，我把我的預備隊調到前方去，怎樣？』

史莫洛仍然嚴厲的說：『不給。我的話是神聖的。』

郭如鶴知道他這強牛皮氣，縱然打死他也無濟於事。只好同副官轉身就走。

史莫洛的參謀長很明白，要是郭如鶴的部隊被打破了，自己也跑不脫。就趕快擋住郭如鶴，自己跑到史莫洛跟前，溫和的解釋起來。史莫洛不知所措的說：『我本來沒有什麼的，那就把部隊帶到站上去吧。』於是拍着郭如鶴矮的肩頭說：『唔，老哥，我們在海上是怎麼都可以，可是陸地上就不大那個呢。』他張開濃黑的鬍子笑了。

郭如鶴看看攻擊的時間快到了，自己還要趕快去看看。但是恐怕他們撒謊，只好把副官留在這裏，等着他們把部隊開到站上去。自己先跑出去。等到副官來報告，一切都弄妥當，他就更加心雄起來。

閃炮了，轟隆！轟隆！……三十門大炮連珠似的打了出去。深紅的雲球一個個的落到哥薩克的戰壕裏。哥薩克的血肉粉飛了。

哥薩克受着這極猛烈的攻擊，只得叫苦連天，翻身就逃。但是赤腳隊已經拿着帶刺刀的槍搥來了。一刀一個，死尸又把戰壕堆滿了。剩下的哥薩克也回過頭來衝殺一陣，終於抵擋不住，被赤腳隊一口氣追趕了十五里地。

卜將軍弄得喪魂失魄，只得收拾殘兵，把道路完全給赤腳隊讓出來，自己躲到葉加屯去了。

第十七章

第二天，部隊和軍民又出發了。千萬隻眼睛都緊盯着前方；前方是幸福；是苦難的結局。大家都把眼聲、笑聲、留聲機聲停止了。大家緊緊地想着前方的主力軍。

但是無論走了多少路，無論走過了多少村鎮，遇着人一間總是：『主力軍明天一到就走了。』不鈴。控馬的地方，到處都留着馬糞，炮兵擊過的地方，還有許多營火的柴灰。於是再趕上去。千萬的人，仍然燃着那不滅的希望，緊盯着前方。憔悴得像黑灰般的軍如龍，也焦愁的望着前方。前方的主力軍，對於他也成了神祕的東西了。

一天一天又一天，走過的村鎮仍然到處都是馬糞和柴灰，村裏的人也都在說着：「他們前一天一到，很快的就走了。」

好在這一路上，已經沒有甚麼阻礙：沿途哥薩克的部隊，都向兩邊退開，把路讓出來，等到他們一走過，又把後面封鎖着了。郭如鶴說：「好！可把我們弄服了。」於是又下命令，叫部隊和輜重一點都不要停止。前進，前進。宿營不得過三小時。

熾熱的太陽晒着，馬已經餓了不少，人都差不多拖不動了。在一個河邊，含着仇恨的幾個哥薩克女人溫和的說：「你們的主力軍昨天才走過，走過去就把橋樑炸毀了。」

老大婆却必須緊盯那兒毀的橋，眼睛顯着無眼驚異，低聲的說：「唔，一過去就把橋樑炸毀了！」

士兵們也都同樣的驚異着。

郭如鶴把眉頭一皺，命令着趕快到民家去收集木柱木板，把橋樑修理起來，渡過人。渡過去了，仍然是不可捉摸的方向。郭如鶴只好召集起指揮官們，說：「同志們，我們的主力軍離開我們去了，走過去就把橋樑炸毀了。長久這樣，我們就支持不下去了。現在哥薩克雖然怕了我們，退開去，但是我們終於還在鐵的重圍裏啊！」

大家都沉默着，不做聲。

郭如鶴就一字一板的說起來，「我們只有衝出去的！看誰自告奮勇給我們的主力軍帶個消息去！」

一個青年竟毫不猶疑的站起來說：「我去。」

郭如鶴說：「好，塞利萬同志！那你帶兩個士兵，坐上汽車，無論如何要衝出去呵。去告訴他們：這是我們。幹嗎他們儘管前去，叫我們送命嗎？」

塞利萬在汽車上架好兩架機關槍，同着一個汽車夫，兩個士兵，飛一般的開去了。

哥薩克的騎巡步哨，見着這瘋狂的汽車，起初以為是自己人，但是省悟過來，才開槍的時候，汽車已飛遠了。

這一輛汽車是負了極重大的使命的，要是車輪一破，就什麼都完了。可是車輪倒沒有破，然而前面的一道橋又炸毀了。糟糕呵！他們跳下汽車，又找一些木板來，搭一道臨時的橋渡過去。

正要跑進村子的時候，忽然一大隊戴紅帽子的騎探迎面走來，接着就是一排槍聲。塞利萬覺得糟糕，急忙喊道「自己人！自己人！」但是汽車狂飛着，聲音怎麼也送不出去。他趕快叫汽車夫。四個人都就一齊喊起來了，「自己人！自己人呀！」

騎探們開着槍跑着，跑到汽車跟前來，才停止了射擊。十來枝槍口，對準着嗎他們走下汽車來。有一個騎探，拖出明晃晃的馬刀來，罵：「他媽的哥薩克，砍死他吧！」

塞利萬這時氣得大罵了：「媽媽的！殺自己人嗎？公文都不看就要殺嗎？你們的眼睛都長在屁股上的嗎？」

騎兵們都冷靜了。看了一會間了一會，又叫他們坐上汽車，押着到司令部去。因為上星期曾經有一架哥薩克的鐵甲車跑來亂射過，所以現在對他們都防備得緊緊的。有些士兵在街上逼着他們汽車的時候，就罵：「幹掉他媽的吧。往哪裏帶呢？」

但是汽車一直押到司令部去了。

在一間大廳裏，一個隊長外心意外的和塞利萬閒話起來。許多晒得黑紅的年青長官們，也都外心意外的坐在兩旁聽着。塞利萬急躁的訴說着行軍的急迫，訴說着和克魯忽人的作戰情況，訴說着和哥薩克們的被殺情況，最後送上一封公文。那隊長含着一種成見說：「我們得的完全是相反的消息。」

塞利萬着急的說：「難道你們把我們當作了什麼？」

那隊長冷笑了一下說：「什麼？不錯，我們也是奉到命令的。」他叫人去把「總指揮第七十三號」的命令拿了出來，傲慢的唸了起來：

「收到卜克洛將軍給鄂尼金大將軍的無線電。據這個電的消息，有無數流氓羣衆，沿海行進。這些野蠻的烏合之衆，是從德國回來的俘虜和水兵所組成。他們的武裝齊全，大炮、糧食都很豐富。並且隨身攜帶搶劫的財物，不計其數。這些武裝全備的鐵甲豬，沿途殺戮一切：將卜克洛、軍官隊、孟塞維克、布爾塞維克，都掃蕩無餘。」

他聽到這裏，就哼了一聲說：「唉，連布爾塞維克也消滅了！」接着，他又噙下去：

「因先特令，趕快繼續退却。炸毀一切橋樑。各部隊長官負維持退却秩序的責任。」

他一噙完，就向塞利萬說：「同志，這該不是我們故意懷疑你們吧？」塞利萬又費了一番唇舌，把這情形再詳細說明一番。那隊長才決定派兩個騎兵，同他們去查探了實情再說。吃過飯，汽車又向原來的路上飛去了。

第十八章

這天晚上，塞利萬回到部隊的時候，士兵和難民都高興起來，談着笑着，都好

像忘了疲倦。因為明天就要和村鎮那邊的主力軍作弟兄般的相會了。

郭如鶴也隨便的坐在一間屋子裏，在燈光下，塌首肩，垂着手，低着頭，好像主人剛剛種田回來一般，心滿意足的，手足都鬆軟了。他的女人正在給他弄着晚飯。旁邊坐着一個弟兄，也沒有武器了。

沒有帶武器的那個弟兄，忽然看見三個水兵拿槍亂罵着，在門外邊一閃，他馬上覺得有些糟糕，趕快抓起攔在自己旁邊的手槍，就撲了出去。撲出去，三個水兵就用拳頭打了起來。郭如鶴也跟着撲出去，在混戰當中，包抄了六兵一槍托。他倒在籬垣那邊了。接着就是一個水兵的罵聲：「他媽的，幹掉他！」

接着又是一個水兵的吆喝：「別開槍，不然會跑了的。用槍托打，趕上去！」郭如鶴正在着急，看見那挨打的弟兄，她已經跑去，他也隨着跑了過去。可是籬垣邊正守着幾個士兵，拿着刺刀和槍在大聲的喊：「哥爾克跳過來了！刺死他！」

有一個士兵却高聲的叫：「不行，應該帶到司令部去拷問！」

那幾個士兵把郭如鶴同那弟兄，帶到司令部面前，在燈光下面，才認出是郭如鶴。大家都目瞪口呆的叫起來：「這是我們的頭目呵！幹嗎瞎幹起來！」

接着幾個士兵就訴說起來：「郭同志，這都是水兵們幹的。他們來說：『殺死了兩個哥爾克的好們，想來殺害郭如鶴的，我們得去做了他。』他們說，我們去罷，你

們就在驢垣後邊守着；等他們一跳過來，你們就把他們刺了。不要往司令部帶，那兒有內奸，會把他們放了的。我們就信以為真了。」

郭如鶴咬着牙關叫去把水兵們拿來。但是水兵們早已跑散了。於是就派起崗位。

第二天，部隊圍過村鎮去，主力軍把他們歡迎着的時候，就在一個曠野上開起露天大會來。主力軍的行列，都穿着整齊的衣服和靴子。郭如鶴的部隊，却都是瘦瘦的枯瘦的士兵，另外還擠滿着千千萬萬的難民。

郭如鶴同主力軍的長官們從人羣中間走過。他那矮小的黑瘦的身軀，仍然掛着襤褸，像叫化子一樣。他站上馬車，脫下破草帽，向着周圍望了一下，看見自己的部隊是那樣精神抖擻，而主力軍的部隊却有點頹喪，他心裏感着一種滿足了。但是他仍然沉着那鐵石一般的臉大聲的說：「同志們！我們忍飢受餓，被哥薩克瘋狂的追擊。我們赤手空拳的衝，把孩子都拋在山谷裏。有多少人都死在敵人的槍彈下面，都長眠在那些山林裏了！」

一切的人，聽到這裏，都把帽子脫了下來。無論士兵們難民們，每個人的心裏，都在抖動着一種酸辣的味道。

郭如鶴停了一會，又說：「這千萬的人們，爲着什麼要受如此痛苦呢？是的，爲着蘇維埃政權。因爲只有它是工人和農人的。」

這時候，每個人都從胸中抽出一口氣來。都忍不住流下眼淚來了。老媽子郭必諸傷心的揩着眼淚，跑到郭如鶴面前，爬上車子去，就叫起來。大家叫她等一等再說，但是哪裏肯理，動着那乾癟的嘴唇就叫：「救救吧，善人們！我們是把火壺也丟了。母親給我那火壺的時候，說好好寶重牠，像寶重自己的眼睛一樣，將來再傳給自己的兒子孫子。可是現在是丟了。算了吧，讓牠丟了吧，只要我們的政府在這就是了，因為我們的腰給哥薩克一墩子都累彎了……」他說到這裏，老淚蘩蘩的落了下來。這時候郭必諾的老頭子也爬上車來了，他也吼着沙沙的嗓子說了起來：「喔，還有一匹老馬呵，牙齒頂不錯的。」說到這裏忽然狂笑起來。

老婆子郭必諾倉皇失措的，拍着自己的屁股喊：「我的天呵，他是瘋了嗎？我嫁了他一張子，沒有見他作過聲，他現在怎麼瘋了呢？」

老頭子又叫起來了：「馬打死了！老婆子的火壺也丟了！可是我敢在神面前說，不可惜這些，讓牠丟了吧！都爲我們農人的政府，沒有它我們都早死了！」說着說着，又痛哭起來。

這一下子，可惹動所有的士兵和難民了，都含着眼淚高聲的喊起來了：「這是我們的大會呵！我們的親政府萬歲！」

主力軍的士兵們，在這空前的莊嚴裏，感到了自己的孤獨，不怕羞慚的噙着眼淚，向着郭如鶴的面前湧了過來。口裏喊着：「我們的父親呵！你曉得什麼地方，

就把我們帶去吧。我們死都甘心的！」

千萬隻手就把郭如鶴從馬車上拉了下來，舉在肩上，在人海當中走着，喊着：「郭如鶴萬歲！」

他們把他抬到炮兵的行列跟前，抬到騎兵的行列跟前，士兵們都叫着不絕的叫喊。喊着「郭如鶴萬歲！」他們把他抬到難民們的跟前，母親們都向他伸着自己的孩子。也喊着「萬歲呵！」隨後又把他抬回馬車上了。

郭如鶴這時候的心裏，快活得像火燒一般。剛剛要想說話，一大羣水兵又瘋狂的衝過來了。郭如鶴的臉發了黃，鐵一般的望着他們。一個滿身縛滿手槍炸彈的水兵，擠上馬車來了。他站在郭如鶴的旁邊叫喊起來：「同志們，我們在郭如鶴和國家的面前懺悔了。當他救人民的時候，我們百般的危害他，可是我們現在知道錯了！我們向郭如鶴同志鞠躬。我們錯了，別生我們的氣吧！」

水兵弟兄們都喊起來了：「我們錯了，郭同志，別生氣吧！」他們又伸着幾百隻手把郭如鶴拉下車來，拚命的向空中拋上去。落下來又落在他們的手中。他們又把他拋上去了。喊聲在無邊無際的曠野中震動：「我們的老子呵！」

郭如鶴被他們拋得臟腑都弄翻了，然而這於他是快活的。等到抬回馬車的時候，他就響着鐵錘一般的聲音說：「誰要是提起舊事的，我就叫他吃耳光。」

大家都笑了起來。

接着好多演說家按次的演說了過去。這所有的人山人海，雖然不能夠聽清楚，可是那些重要的話都聽到了。他們懂得了什麼叫做土地改革，什麼叫做蘇維埃紅軍，什麼叫做鐵的紀律。他們在他們的經驗當中，也知道他們對俄國、對全世界，是極其微小，但是他們也創造了俄國所創造的東西。他們是曾經忍飢受餓，赤身露體，沒有政治指導，沒有教育訓練，然而已經是創造了他們自己的政權。他們已經感到了蘇維埃俄羅斯的無限幸福。在散會的時候，他們又是一陣發狂的歡呼。

一九三三，五，七編完。

一九四一，二，二八修正。